

冰山,爱的四重奏

● 唐 栋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1247.5
578

031535



女子学院 0049928



冰山，爱的四重奏

唐 栋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 金 平
封面设计 许大成
版式设计 金 平

书名 冰山，爱的四重奏

作者 唐 栋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

1987年6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印数 1—5,000 册

字数 220 千

ISBN7—5411—0021—8/I·22

书号 10374·397

定价 1.81 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四重奏式的小说。是祖国西部的辽阔疆土与当代军人壮烈情怀的交响音画。作家以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士兵们的生活为素材，选择几个独特的视点，审视了当代军人的内在意识和心路历程——边境线上的巡逻兵两相对峙、剑拔弩张。突然，在神秘国界的那端出现了年轻妩媚的俄罗斯姑娘，战事隐伏的国境线上因而发生了一连串微妙而神奇的颤动；一个几十年在冰山作物资转运员的战士，寂寞中寻找同伴、寻找爱情、寻找世界的回声；还有一个冰山汽车兵，在连天的雪暴之中，与同车的旅客们相依为命，用他士兵的赤诚和爱，融化了人们心头的冰霜，成为“雪神”的象征……全书构思精巧，文笔优美且蕴含哲理；那起伏涌动的情思，是莽莽冰川冻不住的战士生命的圣乐。

目 录

卷一·沉默的冰山·····	1
——在帕米尔	
卷二·野性的冰山·····	51
——在天山（一）	
卷三·愤怒的冰山·····	173
——在天山（二）	
卷四·雪 神·····	237
——在昆仑山	

卷 一

沉默的冰山

——在帕米尔

你不看我，也不接我手中涂有朱红色大印的纸片，只是一动不动地用你那被血丝涨红了的、浑沌而又象鹰一般犀警的眼睛盯着地面，仿佛在被迫恭听一个强施于你的训令。在你身边，几乎是紧贴着你的腿，一条火狐色的狼种狗伏地而卧，狗的两只利爪紧抠着地皮，嘴里喷出一团团热气，只要你稍作暗示，它无疑就会朝我扑来。尽管我相信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却还是禁不住一阵慌怯。

你就这么沉默了足有半分钟来钟，终于点了点头，迈开因长期骑牛而变形了的腿，领我朝屋里走去。那狗也立即解除了对我的戒备，摇摆着毛茸茸的尾巴在我周围蹦了几下，闪电般地跑到聚集着牛羊的山头上去去了。

野山野岭、野风野雾，围拢着你的“营房”——这山沟里最大的也是最小的、全部的也是唯一的建筑——一座

低矮的、用石块和泥巴砌成的房屋。纵然是七月的阳光，也被这满世界斑驳淋漓的残雪冷却了，只剩得一抹徒有其名的光晕，若隐若现地映浮在山巅。但，这毕竟是万物勃发的季节，沟南沟北，坡上坡下，漫生着一片片碧绿的草儿，间或还有紫、黄、白色的小花，在旷野荒原上不屈地摇曳。远方，那跻身于群峰之首的慕士塔格山，通体闪烁着神秘的银光，缭绕在它周围的铅灰色的雾，宛如操持在魔术师手中的什物，忽而浓缩成团团球状的黑体，相互追逐撞击着，与浩渺的云层交融在一起，在冰山顶空编织成一顶奇大的盖帽；忽而又随风剥离开来，分化成无数乳白的碎片，在阳光下显出棉桃样的绵柔和洁玉般的纯净……

哦，这就是你的天地的一隅。

你没有用手、而是用穿着长腰马靴的脚轻轻一碰，门便“吱吱呀呀”地叫着开了。你显然老用这种方式开门，门板的下方，已经碰出了一个圆圆的小坑。

一股霉土味夹杂着兽皮的腥味扑鼻而来。仅有的一孔小窗由于挡风而蒙上了毡片，屋里黑古隆冬。

我借着屋子中央一炉黯淡的火色和从门口扑进来的亮光，细心扫视着你这间陈设简单的小屋——墙角，是一张用木板拼成的床，褪了色的草绿色军被叠得有棱有角，完全保持了连队战士的内务水平；靠床有一张旧得发黑的木桌，桌子正中摆着一个用手榴弹箱改装的木箱，箱子用毛巾盖着，箱口挂有一把与之很不相配的大锁，里面象是装有什么贵重物品；旁边，有一台用胶布缠着的砖式收音机，这大概是你同外界保持信息联系的唯一依靠，在墙的

一侧，一溜插在石缝里的牛角上挂着狼皮、熊皮、豹子皮，还有一杆擦拭得锃亮的七九步枪。跟枪挂在一起的，是一把闪着黄辉的旧军号，系在号把上的一块红绸静静地垂着，衬得这号格外惹目。

我想起上山前听到的介绍：你当年在哨卡曾做过一段时间号兵，后来转到这里时请求把号也带了来。当你感到寂寞或思念什么的时候，就爬到高处，对着冰山雪岭吹奏起来。在这若离尘世的地方，没有人能听得见你的号音，只有你的羊，你的牛，你的忠实勇猛的狼种狗，在你的号音随着风涛回荡在千山万壑时，一齐伸长了脖颈望着你，随后一哄而起，在你周围激动地鸣叫、奔跑，于是你吹奏得更起劲了，节奏的变化也多了起来，仿佛有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正随着你的号音在山野上开进……天长日久，你竟然能用不同的号音指挥畜群了，这简直是个奇迹！

蓦地，我发现在你的床铺里侧，有一条花格子头巾，这不是女人的用品吗？

这时你也注意到了，走过去将那头巾掖进被褥底下，还当我没看见。可你还是无法掩饰地显出一阵慌张。

你慌张什么？

不对，你心里一定有什么秘密。

“杨班长，”——我用你在哨卡曾经担任过的这一职务称呼着你，“这里就你一个人吗？”

你愣了一下，看着我，脸上的肌肉在抽搐。

我立即懊悔了，这里明明就你一个人嘛，怎么能这样问？真蠢！

可你，一边朝我伸出两个枯瘦的手指，一边张了张已经不习惯于说话而变得笨拙的嘴唇，随着你那膨大的喉结的滚动，我第一次听到从你喉咙里发出一声沙哑、低沉的喻响，我明白你是在说：这里有两个个人。

两个人？我纳闷了，那另一个是谁？……

你弯下麻杆一样的腰身，从床下拎出一盏马灯，划了火柴点着，屋里豁亮起来。你把马灯置在身后桌子上，灯光立即在对面墙壁映出了你的身影。你看看我，指指墙上的影子，什么也没说，走开了。

噢，这“另一个人”，就是你的影子！

我的心在拧我……

不，你不该这么孤独，你身边本来是有过伴儿的，这我知道。

我到你这里来，就是想亲自跟你接触接触，用我们的行话讲，叫做“体验生活”。有关你的往事，我在上山前就做了详细的了解，尤其是你同三个女人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令我激动不已。

啊，你也有过女人，而且是三个。

但那仅仅是有过……

“杨福，今年有二十六了吧？”

“不，二十七了，指导员。”

“噢。想媳妇吗？”

“嘿……嘿嘿……”

“别不好意思。快收拾一下，明天下山，回老家找个

媳妇去。一定要完成任务！”

当你确信指导员不是在开玩笑时，躲到战壕里的猫耳洞下哭了……你一入伍，就来到了这帕米尔高原海拔五千多米的科西拜勒哨卡，整整五年，没有下过一次山。在这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别说是找媳妇，就是想见到一个陌生人都不容易啊。然而现在，你可以下山了，可以回家找媳妇了，这是多么令你激动的事……

在老家陕北，家里给你物色了一个名叫菊英的姑娘。在你看来，只要人品端正，是个女的就行，于是便答应下来，匆匆结了婚。

结婚的滋味真好！

你返回哨卡不久，接到了菊英请人代笔写来的信，说她有了喜，叫你在孩子落地时回家一趟。

你没想到做父亲的幸福会来得这么快，高兴地把信拿给所有的战友看。还在司务长那里买了两包“大前门”，发给每人一根。

以后每天，你都盼着那个日子的到来。

盼的滋味真苦！

就在你好不容易盼到妻子临近分娩、你将获得假期的时候，边境上战事发生了！你同战友们被抽调到喀喇昆仑山上一个打得最凶的地区，抢夺一个被敌人占领了的高地。

“哒哒……”在你身边，一个战友倒下了。

“哇哇……”一阵啼哭，你的儿子诞生了。

号兵负了重伤，你接过他的号“重操旧业”，按指挥员

的命令猛吹着……对了，别忘记给儿子买个小喇叭。

一块弹片击中了你的腿肚，鲜红的血流个不停。噢，给妻子买些红糖，产妇吃了活血……

高地拿下了。在那冰天雪地和枪林弹雨中，你和战友们坚守了四天四夜，尔后，又转入无休止的紧张战备状态，连封信也无法寄。直到过去了整整一年，你才被批准回家探亲。

二等功，三等功，团嘉奖……你胸前的军衣上悬挂一排奖章，怀着作为父亲、丈夫和战士的自豪，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啊，这就是家乡吗？你不敢相信。

山村死气沉沉，干裂的黄土上一派萧索。

乡亲们有的饿死了，还剩下一口气的都逃到了外地。

你穿过村子，见不到一个人，只有几只乌鸦在低空盘旋，两条野狗衔着鞋底从村子跑过。

父亲、母亲，菊英和孩子呢？死了还是去了外乡？

窑门锁着，锁上生了黄锈。

你打开门进去，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一堆树皮渣滓和几片棉絮、几片破碗破罐……

你终于找到了一个还留在村子里的老头，才打听到父亲和母亲连病带饿，早在半年前就先后去世了，为了不让你分心，家里没写信告诉你这事。

菊英弄不到吃的，既等不到你回来，又见不到你的信，便在两个月前带着刚满一岁的儿子找你去了。她不知道路怎么走，但知道你在西边，在那很远很高有雪有冰的

山上。

她是顺着铁路，一直往西边太阳落山的地方走的……
你的心都快碎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给家乡带来的苦难，你是有所预料的，但万万没想到会这么惨。

你把奖章从胸前摘下来装进了衣兜。假如这金光闪闪的东西能给你的家人和乡亲们换来一口饭吃，你愿用你的每一滴血和每一块肉去换得无数的奖章挂满全身。可现在你戴着它……

你到父母的坟地上磕过头，便也沿着铁路往西去了，你要找到菊英和孩子。

三天……五天……你，一个军人，一个士兵，拖着受过伤的腿，在散发着沥青臭味的铁道枕木上走着，全然忘记了自己是走在火车的轨道上，几次险些被轧。

你逢人就打听，逢村就探问，总算是从一个拣煤碴的老太婆嘴里得到了点消息。

老太婆告诉你，前些日子从东边来了个讨饭的年轻女人，还背着个小男孩。那孩子得了病，烧得厉害，女人也饿得走不动了，坐在路边直哭。有不少人围着她看，却都无力帮忙。这时来了个中年男人，二话没说，弄了一辆架子车把他们娘儿俩拉到了医院。

那男人是铁路旁边一个村子的生产队长，老婆前年病故了，撇下两个女孩。他给那女人吃饱了饭，又出钱给她的孩子医好了病。正好，那女人是个寡妇，就留下，同生产队长过在了一起……

你听罢，脑袋嗡嗡直响。那女人会不会就是菊英？你

希望是，又希望不是。这年月，这样的事情不少。为了弄个清楚，你到那村去了。

在村口，你向一个挑猪草的小男孩打听到了生产队长的家。你想着不管那女人是不是菊英，这样直接闯进去都不好，便脱下招人眼目的军衣军帽，躲在他家门前一堆竖起来的高粱秆里等着。只要那女人在家，总会出门的。

正值秋末的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烤灼着土地，蚊虫小咬在高粱秆堆里乱窜，咬得你脖子上尽是疙瘩。即使在冰山上的前沿阵地潜伏，也没有这样难熬啊，你又饿又渴，看看周围没人，便爬出去，前面五六步远就是渗水池，你喝了个够。

这会儿，那家院门开了，你慌忙回到高粱秆堆里。

先是两个年龄不差上下的小女孩走了出来，回头哇哇啦啦地说了些什么，前后跟着朝房后玉米地跑去了。接着，走出个妇女，手提水桶，背上用布带绊着一个小孩。你一眼就认出是菊英，她背着的，就是你的儿子！

你想哭，想喊，想扑出去，可你还是抑制住了，一双泪水模糊的眼，注视着菊英和孩子。

菊英朝渗水池走来了，边走边“噢依噢依”地哄着背上的孩子。到了池边，她蹲下，用葫芦瓢一下一下地往桶里舀水。你看得真切，她变得又黑又瘦，细细的手腕端着水瓢直颤，结婚时她眼睛里那种晶晶有神的亮色不见了，只剩下满目的愁苦和苍凉。你再看孩子——从菊英的左肩窝看过去，正好可以看到孩子的脸，那张脸因营养不良而显得发黄，小嘴不停地吸吮着一个空奶嘴，宽宽的脑门很

象是你……

啊，你的妻子，你的儿子，就在你的眼前，在这只有五六步之隔，探探身子伸伸手就能抓到的地方，只要你轻轻地叫一声，你们一家三口人就团聚了。可是，你一想到妻子已经另外嫁了人，又没勇气从高粱秆堆里走出，没勇气喊出那轻微的一声。

菊英已经把水桶打满，直起腰喘了阵气，要走了。你这下着了急，无论如何，也得同她把一些话说说，也得抱过儿子好好地亲一亲啊。

你下了决心，正要从高粱秆堆里走出，这时从房后跑来个中年汉子，其后跟着刚才出现过的那俩女孩。你猜想这大概就是救了菊英母子的那个生产队长，不由地又缩了回去。

那男人光着两只脚片跑到菊英跟前，接过她手里的水桶说：

“玉玉，你病身子，又带娃，又提水，快回屋歇去！”

菊英不语，低头跟在那男人后面走了。两个女孩喊着“妈”，一人一边拉起了她的手……

你愣了。这是个多么和睦的家庭啊。只是，那男的为什么把菊英叫成“玉玉”？

你明白了。菊英不是说自己是个寡妇吗？她一定是对那个男人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隐瞒了她同你的关系，不然，那个男人咋敢娶她？不用说，她是为了保住孩子，为了对那个男人感恩才这样做的啊。生活，在一些时候常常逼着人不得不做出违反规法的事，在道义上也难以两全

其美。那么，杨福，你还认不认她和儿子呢？认了，会不会惹出一场麻烦？对她和他都不好。再说，你有力量抚养妻子和孩子吗？你能带给他们幸福和温暖吗？你能在妻子患病的时候帮她提一桶水吗？……不，不能。你马上还要返回哨卡，回到那遥远的另一个世界里去。你做为战士保卫得了祖国，作为丈夫和父亲却无法照顾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们跟着你已经受尽了磨难，难道还要他们继续跟着你吃苦受罪吗？而且，看得出那男的是个好人，他会很好地对待菊英母子，他的两个幼小的女儿也需要有个妈妈。这地方也不错，比家乡富裕得多……

就这样吧，一池水已经破碎，千万别再搅碎了另一池刚刚平静下来的水。

“吱扭”一声门响，菊英和儿子消失在那座土墙围成的院里去了。这时你，一个在冰山上的自卫反击作战中被弹片炸伤腿肚时也没掉过一滴泪的老兵，把头埋在膝盖上，肩膀筛糠似地抖动着，无声地哭了。

你把一包用塑料袋包着的東西——在帕米尔山下的一个商店里给菊英买的一套衣服和红糖，给儿子买的小帽和玩具喇叭——放在渗水池边，菊英或是她的男人再来打水时，会以为是谁遗失的拣回去。这算是你做了一场丈夫和父亲，留给妻子和儿子的全部财富。然后，你深深地看了那座土院一眼，踏着滚烫的土地，昏沉沉地走了。你没有再回那个被乌鸦和野狗占领了的村子，而是搭上火车继续往西去了，那儿，有你的冰山，你的哨卡，你的永恒的家……

那是一九六三年。

清晨，不甘寂寞的风又躁动起来了，千山万壑，震荡着同一个声响，象是无数哨音在奏鸣……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太阳爬上了山顶

冰山日出，跟海上日出的景象相比，简直是两个太阳。当大地还没有抖落最后一层夜色时，在那极阔极远的海与天的交接处，便透出了一道银白的亮光，那亮光渐渐扩展着，变异着，化做一抹灿烂的云霞，把半边天际染得通红。随即，一个燃烧着的火球从那霞光里分娩出来，冉冉升上浩空，在无边的海面上映下粼粼波光，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大海周围所有的空间都得到了光明。而在这峰峦叠障的冰山，太阳总是姗姗来迟，就象一个临近终点的长跑运动员，爬上山顶时已经精疲力尽，又宛如淘气的孩子抛向空中的皮球，近得伸手可及，随时都会坠落下来……然而，太阳总归是太阳啊，它的光，它的热，它所创造的万物，以独特的方式存在于这奇异的世界，浓雾在它逼近时逃遁了，冰山雪岭袒露出开阔的胸怀，天空蓝得象倒扣的海，飘浮的白云使人想起中世纪远航的船帆……

鲜红的绸穗抖动着，你把军号吹响了。牛羊潮水般地 from 圈门里涌出，欢叫着朝你拢来。你抓住一头健壮的、长有两只大角的黑牦牛，一跃骑了上去，率领起你的队伍向山梁那边开进。尘烟中，你裹着草绿色军装的身躯在牦牛背上颤动，军号上的绸穗似一团火焰，迎着风势燃烧。那只狗，一直跑在队伍的前面，不时地仰起头来朝远处的冰

山狂吠，仿佛在代表你向那大自然的骄子挑战。我跟在你的后头，骑着你抓给我的老实的小牦牛。我以前在阿里的草原上体验生活时骑过这动物，多少懂点要领，所以当它滚圆溜滑的腰身在起伏不平的山路上颠簸时，我没有被摔下来。

这时，这时我才发现，你骑的那头黑牦牛没有尾巴。牦牛的尾巴本来是很好看的，毛绒绒的一团，松蓬蓬地垂下。当牦牛奔跑时，尾巴便直直地飘起来，象是河上木船的后舵。当牦牛静下来时，尾巴上漂亮的长毛便随风微微拂动，象春日里轻拂在湖边的纤柔的柳丝。爱美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弄到一条牦牛尾巴，给它安上精致的雕花木把，再配上一块红的或是白的或是红白重叠的衬布，当做扫床掸衣的工具，有的纯粹把它挂在屋里当装饰品观赏。可是，你骑的这头牛的尾巴呢？

我追上去问你，你不回答，就象压根儿没听见我的话。我看见你的眉毛痛苦地抖动了一下，于是，我不好再问……

你昨晚放牧归来，已经看不到太阳落山后残存在山脊口的那一抹红晕了。过河时牛失了前蹄，你的下半身全被泡湿，冷得索索打战。幸好我在你回来之前把炉火生旺了，还找出大米和绿豆煮了半锅稀饭。你显然很感激，却又不说出口，脱下湿衣服烤着，恨不得把整个火炉都抱在怀里。尔后，你爬到床下翻了半天，从一个纸箱子里拎出一布袋酸奶疙瘩，还有一罐头瓶腌蒜和多半瓶葡萄酒。你把酒的一半倒在一只瓷皮剥落的旧茶缸里，给我，另一半